

<<秧歌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秧歌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077737

10位ISBN编号：7208077738

出版时间：2008-5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迟子建

页数：26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秧歌>>

内容概要

《秧歌》含《秧歌》（1991）、《香坊》（1993）、《旧时代的磨房》（1991）、《东窗》（1992）、《五丈寺庙会》（2000）等五个中篇。

内容上可归为故土小说、民俗小说。

作者以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圣洁情怀抒写故土和生活于其中的人物，自然景致的宁馨、笔下人物的纯净和民俗风情的悠远相得益彰。

<<秧歌>>

作者简介

迟子建，1964年生于漠河，中国首位三夺鲁迅文学奖（1996年、2000年、2007年）的小说家，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作协会员，一级作家，还曾获庄重文文学奖、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。

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树下》、《晨钟响彻黄昏》、《伪满洲国》、《越过云层的晴朗》，小说集《北极村童话》、《白雪的墓园》、《向着白夜旅行》、《逝川》、《白银那》、《朋友们来看雪吧》、《雾月牛栏》等。

2008年3月15日，凭借中篇小说《福翩翩》，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“年度小说家”提名。

<<秧歌>>

书籍目录

秧歌香坊旧时代的磨房东窗五丈寺庙会

<<秧歌>>

章节摘录

秧歌 银口巷和猪栏巷的名字，那是后来才起的。当时它们没有名字并不是说它们不成其为巷子，而是因为那一带太热闹了，人人知晓，当然就不需要名字了。

相反，有了名字的灯盏路那时却是寂寞的。

正月十五一到，从南天阁就来了扭秧歌的人。他们里面穿着棉衣棉裤，外面却罩着色彩鲜艳的绸缎，脸上涂满了白粉和胭脂。女人们的嘴唇就像是被辣椒熏着了似的通红通红。

他们从南天阁一路扭来，踩着高跷，由灯盏路进入到银口巷和猪栏巷。

两个巷子扭下来，他们就会把烧饼铺里的烧饼吃得一个不剩，把卖羊血汤的店铺的荤腥味席卷一空。

“南天阁的人呢，男人都是秀腿，女人都有水蛇腰。

”人们看罢了秧歌，当然就要仨一伙、俩一串地把老话题搬出来了。老话题就仿佛是一块磨刀石，而人的嘴就跟刀子一样，轻轻地荡几下，那股锋利劲就跟银蛇一样舞起来了：“小梳妆那脸上的胭脂涂得太厚了，好像哪个屠夫拍了她似的！”

”“可是小梳妆的腰还是那么细，天！

她怕是有三十六七了吧？

”“她就是五十了也还是小梳妆！

”无论是赶车的马夫，还是牵驴的磨倌，抑或是卖豆腐的中年妇女，只要听说南天阁来了秧歌队，而那里面又有小梳妆，就不管他们手里正忙着什么，赶紧撇下朝银口巷和猪栏巷里跑。常常是他们赶到那里时，秧歌已经扭到高潮，他们踮起脚抄着袖子站在水泄不通的人群外，看得脖子都要长了。

那年女萝跟在大人们身后去看秧歌，把一只红色的虎头鞋挤丢了，她的一只脚踩在雪地上，冻得哇哇直哭。

她用手去扯她爹的手，她爹却毫无知觉，而她娘凭着一身的力气已经挤到最前面去了。

女萝放声大哭着，但是那热烈的喇叭声以及锣鼓“咚锵咚锵”的喧哗声把她的哭声掩盖了。

她仰着头朝顶上看，只看见了踩高跷的那些人的头颅，像许多盖彩灯一样晃晃悠悠地悬在那儿。

女萝因此冻掉了两个脚趾。

从那以后她就常常在给爹煎药时将臭虫放进去，她还将母亲梳妆匣里外祖母遗留下的那些好看的手镯、项链、戒指和梳子，一件件地偷出来，送给猪栏巷旧杂货店的臭臭。

结果臭臭在巷子里把这些东西都玩丢了。

谁捡着了，自然就是谁的了。

再到正月十五的时候女萝也就不去看秧歌，她看灯。

冰灯是没什么看头的，她喜欢看彩灯，红的宫灯，紫的茄子灯，绿的白菜灯，粉的莲花灯以及八面贴满美人的走马灯，都是女萝喜欢看的。

灯都汇集在灯盏路，而去看灯的人却并不多。

南天阁的秧歌队一来，灯盏路就仿佛留不住寡妇的婆婆一样看起来愁眉不展，而小梳妆一来，灯盏路只是一个孤零零的婆婆了。

女萝被冻了脚趾的那年冬天是第一次去看小梳妆，没有看成，她想往后是不会看成的了。

女萝十五岁时，她爹爹谢世了。

死于腊月的爹爹临终说的惟一的话是：“再过个把月，小梳妆又会来扭秧歌了……”说完，他“啧啧”两声，就把头一偏，撒开这一切不管不顾了。

女萝发现爹爹的头偏向南天阁。

爹一死，娘就嫁人了。

娘嫁给了银口巷里“极乐世界”的掌柜刘八仙。

“极乐世界”经营丧服、花圈、纸牛、纸马、纸童男童女的生意。

刘八仙已经往冥途送走了两房太太，所以不管刘八仙多么趁钱，女人们都不敢给他做太太了。

<<秧歌>>

但女萝她娘自称命硬，已经克了夫，还怕他刘八仙不成？

所以，她把家当收拾在几个大包袱皮里，择了一个有太阳的日子，连人带物地奔刘八仙那儿去了。刘八仙在龚友顺的羊肉面馆摆了十桌席，吃得银口巷和猪栏巷的老主顾们个个面色油红。

而等到宴席一散，包括刘八仙在内，那些吃了羊肉面的人个个肠胃不适，上吐下泻的。

老主顾们埋怨刘八仙，刘八仙当夜也没做好新郎官，气得他把一肚子恶气撒在龚友顺的店门前。

他把屎和尿都弄在那里，他指着龚友顺的鼻子骂：“你作践人哪，你黑心哪，两个巷子的人都被吃坏了，你是想让我送丧服给你穿哪！”

狡诈而胆小的龚友顺吓得闭店三天。

他门前的幌子也被刘八仙扯下来，踩得扁扁的，任人马车辆踩着、碾着。

最后龚友顺不得不半夜将一只活羊牵到刘八仙的窗根下，他隔着窗小心翼翼地赔罪道：“八仙，羊就挂在你家的门柱上了。”

刘八仙并不答话，屋子里黑着灯，他抽着旱烟，肩膀一抖一抖的，女萝她娘正在给他按摩。

“龚友顺把羊……”女人小声地说。

“粳米！”

刘八仙小声却是严厉地呵斥了一声自己的女人，女萝她娘便不敢再做声了。

粳米停住了手，她觉得十个手指热辣辣的，像油煎了似的，她想刘八仙的前两房太太大概都是这么被折磨没了的，粳米想到这儿就打了一串寒颤。

不到睡觉的时辰，可屋子里却没有光亮，刘八仙喜欢在暗夜中过日子，可粳米不愿意。

粳米过惯了晚上有灯的日子。

虽然那灯昏黄昏黄的，粳米无法做什么活，但只要是和丈夫在土炕上说说话，她的心里就服服帖帖的了。

到了这种时候粳米就格外怀念已逝的丈夫。

龚友顺又低声下气地说了一些什么，后来窗外就不再有人语声，接着羊的呻唤声响了，羊叫得很凄楚。

“咩——” 粳米觉得胸里像塞了什么东西似的堵得慌。

“咩咩——” 粳米觉得该出去看看那只羊了，可刘八仙仍然慢条斯理地抽烟，抽得吱啦吱啦地响，粳米想披衣下地，可刘八仙忽然别过脸去对粳米说：“脱了，睡——” 刘八仙将烟袋锅灭了，重重地朝地上吐了口痰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粳米听见了他解裤带的声音，她便也落寞地听从着吩咐。

她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，跟了刘八仙，她的刚强劲荡然无存了。

粳米被刘八仙搂在怀中的时候听见窗外的羊一声声地叫着：“咩——” “咩咩咩——”

“咩——咩咩——” 粳米想到了女萝，她流泪了。

她一流泪，刘八仙就兴味索然地丢开她，到屋外去了。

粳米听见羊忽然发出更凄厉的叫声，接着，羊叫声就消失了。

粳米又打了一串寒颤。

她打开门，一股新鲜的膻腥气扑鼻而来。

刘八仙正坐在地上剥羊皮，月光平平展展地铺在羊身上，使那里显得白亮亮的，像凝了一片猪油似的。

粳米擦干眼泪回屋睡下了。

早上起来时，她闻到了灶房里煮羊杂碎的气味，她朝那里走去，刘八仙蹲在灶坑前烧火，满嘴流油地嚼着一截半生不熟的羊肠子，他见了粳米后将她的右手扯过来，粳米便觉得无名指那里有个东西爬了上来，她低头一看，是一只银戒指。

一只她母亲留下来而被女萝偷出去的银戒指。

她吃惊极了。

“它藏在羊肚子里，龚友顺，哼，他服服帖帖了！”

刘八仙满脸的络腮胡子都抖擻起来了。

“又是肥羊，又是银戒指，想当初龚友顺他、他何苦……”刘八仙说着，将锅盖掀开，一大团白

<<秧歌>>

汽“噗”的一声腾起来，弥漫在灶房间，云雾似的，使那里的刘八仙看上去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。

臭臭躺在旧杂货店的台阶上，他大概原先只是想躺躺，可是太阳明晃晃地照着，台阶热乎乎的，他躺着躺着就睡着了。

臭臭的祖父走出旧杂货店打算着换老婆子回来吃饭，这时他发现了台阶上的臭臭。

老爷子背着手，他咳了两声，然后用脚踹了一下臭臭。

臭臭“哼”了一声，像猪那样哼了一声，口角流出一线涎水。

老爷子说：“这个小吃闲饭的！”

臭臭他娘裸着胸端着一盆脏乎乎的尿布水打算泼在台阶下面，这时她听到公公在骂：“这个小吃闲饭的！”

她明白这是在说她的臭臭呢。

她脸一黑，就将脏水泼在了公公的脚下。

公公被水冲了一下，他跌倒了，他站不起来，他像条落水狗一样。

臭臭被扰醒后看到祖父的那副样子，他忍不住地笑了起来，而看到祖父愈是挣扎愈是起不来的那副样子，臭臭更笑得前仰后合。

祖父终于还是起来了，他依旧骂着“这个小吃闲饭的”，然后浑身湿淋淋地一瘸一拐地去换他的老婆子回来吃午饭。

他认为臭臭是可以换老婆子的，臭臭九岁了，他认得秤星了，他该学会卖青菜了，可他什么也不学，他只会塞饭。

祖父一路走也就一路唉声叹气地说着：“这个小吃闲饭的。”

臭臭从台阶上爬了起来，他坐在台阶上，闻到了隔壁调味店的酱油味。

接着，从那店里闪出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，她手里提着瓶酱油。

臭臭又闻到了醋香气，这时调味店又晃出一个老婆婆，她手里提着一只醋瓶子，她是拉黄包车的李老头老伴，一个洗衣婆，最喜欢吃茴香馅的饺子。

她一打醋，准是又吃这种饺子了。

每次吃完，她的牙齿间都塞满油绿的茴香，她就这样塞着满嘴茴香坐在太阳底下一下一下地洗衣裳。

有一回她从一个老主顾的衣袋里洗出几个零钱，她收下买了醋，等人家来取衣服的时候，她就说：“洗出钱来了，买了醋了。”

人家笑笑，也不和她计较，依然把洗衣服的钱如数给她，下回也还上她这儿来洗。

臭臭朝屋子里走去。

他走到里屋的摇篮前，看着那个刚出世六个月的小弟弟，他手里抓着一个风车，正在“咿咿呀呀”地摇着玩。

臭臭心想，他爹可真没福气，这么好看的一个孩子，竟然没有看上一眼就死了。

臭臭爹死的时候，这孩子还呆在娘肚子里呢。

臭臭心想，爹死了，娘就经常泼脏水给这家老老少少的人看了。

臭臭正要去灶房吃饭，他听见外面传来磨刀的声音，他便知王二刀来了。

王二刀一来，臭臭的饭就得靠后点吃了。

邻人们瞥见王二刀大模大样朝臭臭家走去的时候，都“啧啧”地说：“这个打野食的！”

女萝没有跟她娘到刘八仙家去住，她仍然住在寂寥而幽静的月芽街上。

那街上大都住着菜农，白天时，人们都下地去了，只有傍晚的时候农人们吆牛赶驴的声音才疲疲沓沓地传来。

而等到晚饭的热闹劲一过，人们也不过是坐在树下看着火烧云推测一下第二天的天气。

当然总是晴天也不好，禾苗需要雨水，所以那红彤彤的火烧云也不总让人愉快。

不到九点钟，月芽街就静了。

牲口歇息了，人也乏得讲着讲着话就要睡着了。

有时是月亮照着月芽街，有时是星星照着月芽街，月芽街就像漏斗一样过滤着月光和星光，街面上泛着朦胧的光晕。

女萝她娘每次回月芽街的时候都要遭到别人的冷眼。

<<秧歌>>

女人们的冷眼尤甚。

她们似乎在说：“真是个守不住寡的，自己的男人才死，就跟刘八仙享福去了，撇下个女儿不管不顾了。”

” 粳米就对女萝说：“你后爹他不是个坏人。”

” 女萝说：“我不去住，他不是我爹。”

” “他是个善心人呢。”

” 粳米又说。

“可他嫌死人的钱。”

” 女萝说着，就想起爹死的时候从刘八仙那里买了一套纸房子、纸牛、纸马，它们的价钱比真货便宜不了多少，这让女萝非常吃惊。

爹爹一个人住得了那么大的房子吗？

他活着时可没有这么阔气。

女萝执意留在月芽街，她独自种着祖上留下的几块地。

种菠菜、生菜、芥菜、白菜，也种土豆、倭瓜、豆角和茄子。

她把地莳弄得很好。

每回粳米回来看她的时候也总要说：“别到街上乱走，晚上闷好门，男人都是不可靠的。”

” “那女人们怎么还都要靠男人呢？”

” 女萝说，“女的最后不都是跟了男的，给他们生了孩子，伺候着这屋里屋外的一切？”

” 粳米便不再吱声，她没什么可说的了。

她心想，自己跟龚友顺送给刘八仙的那只肥羊没什么区别，该宰就宰，该剥皮就剥皮，该吃就吃了。

她还有什么脸面说女萝呢？

但是粳米每次回来依然还是说，她不能不说。

她夏天说女萝的时候，女萝就流着热汗看窗外落在花盆架上的蝴蝶，想着：这是只雌蝴蝶呢。

到了秋天，女萝若是被说的时候，她就盯着粳米的脸庞看，她心想，娘的脸跟月芽街旁的落叶是没什么区别的。

到了冬天，粳米有了更充裕的时间经常地用话敲打女萝，女萝干脆就走出屋门。

她到月芽街上走，月芽街长长的，她朝西一直地走，走到灯盏路，然后再由灯盏路向南走。

她想走到南天阁会，但因为南天阁有小梳妆，她便总是中途而归。

她的缺了脚趾的脚走起路来显然是吃力了呢。

到了春天，粳米便别想说女萝什么了。

女萝天天下地，她忙极了，忙得连午饭都吃在地里。

又一年的正月十五到了。

女萝依旧到灯盏路上看灯。

南天阁来了秧歌队，秧歌队里依然有小梳妆，银口巷和猪栏巷里的人群已是满满当当了。

人们放着鞭炮欢迎着秧歌队，把挺素净的空气弄出一股硫磺味。

天还没完全黑，所以灯盏路上的彩灯还不曾亮起来，看上去也就不那么活灵活现，女萝就查灯盏路两侧的杨树。

她一棵一棵地查下去，查到记不住数的时候，再回过头来重查。

最终她对灯盏路两侧究竟有多少棵杨树仍是糊涂的。

糊涂也就糊涂着吧，女萝依旧查着树的数目，她想这样捱到天黑。

天一黑，灯就该亮了。

然而，没等天黑，雪先来了。

雪花先是零零稀稀地小片小片地飘，接着便密密实地大朵大朵地降，最后，雪稠得没有丝毫缝隙，它简直就跟一大块白布一样朝大地罩了下来。

女萝被雪拍打着，她觉得灯盏路就跟一间雪屋子一样把她严严实实地关在里面了。

女萝想，今夜是别想看好灯了。

女萝还想，南天阁的秧歌队踩着高跷不知有多少人要被雪滑得跌跟头呢。

<<秧歌>>

如果小梳妆挨了摔，她的腿还会那么修长柔美吗？

她的腰还会那样袅娜多姿吗？

当然，她没有见过小梳妆，她是不知道她的腿和腰是什么样子的。

然而雪并不像女萝想象的那样持久地下下去。

它停了。

它一停天就黑了。

天是黑的，路却是白的，灯盏路上的彩灯一盏盏地亮起来。

女萝看见水灵灵的莲花了，看见紫丢丢的茄子了，她还看见走马灯八方的美人频频向她微笑，她开心极了。

看灯的人并不多，这不多的人中又多半是老婆婆。

她们腿脚不利索，看秧歌怕挤着，真就是豁出命来挤，她们也没力气挤到前面去。

不过，她们一面看灯一面嘀咕着旱船划得怎样了，舞狮子的舞得怎样了，狮子的脚爪上是否挂了叮当做响的铃铛，猪八戒背媳妇的节目演没演，她们心里惦记的还是秧歌队。

女萝在白菜灯下突然看见有一个男人也在看灯，女萝凑上前，她认出来了，她的耳畔便响起一串悠长悠长的声音：“磨——剪子——啰，抢——菜——刀！”

“他是王二刀。”

女萝记事以后，只要是爹领着她到银口巷和猪栏巷去，就会听见他在两个巷子里气贯长虹的吆喝声。那卖豆腐的、卖糖酥麻花的、卖凉粉的、卖香烟的吆喝声，全被王二刀的吆喝声给盖下去了，如果不到近处去看看，就简直不知道他们在卖什么。

王二刀也看见了女萝，他问：“没看秧歌去？”

“女萝摇摇头。”

“那里面可有小梳妆哪！”

“王二刀怂恿道。”

“那你怎么不去看她？”

“女萝抢白道。”

“嗨——”王二刀鄙夷地耸耸肩说，“一个女人，再有看头，还不是人家的。”

“言下之意，女人还是自己的好。”

女萝听着这话，心里觉得十分服帖。

她想爹若在世的话，今天非要挤得个腿肚子转筋不可。

而娘和刘八仙，肯定也会在蜂拥的人群中伸长着脖子找小梳妆呢。

女萝再也没有看灯的心思，她就沿着灯盏路向南走，走到街口再向东，她上了月芽街。

街上没有行人，行人都在银口巷和猪栏巷呢，女萝听见锣鼓响个不停，她觉得口有些渴。

她慢慢地走着，月亮起来了，那是一轮饱满的圆月，又大又白，它照耀着雪后的大地。

这下街上的雪白得更明显了，但是绝不耀眼，不似阳光下的雪晃得人睁不开眼。

女萝想着心事把月芽街的雪踩出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。

浅的脚印是断了脚趾的那脚踩的，它永远都用不上力气，轻飘飘的，像片树叶。

女萝听见背后有踩雪的声音，她知道有人跟着她。

后来她从雪地上发现了一个人的影子。

她也没慌张。

她一直地走，快到月芽街尽头的时候，她熟练地进了一条巷子。

她推开自家的门，那人也跟着进来了。

女萝猛地转过身来，她在有月光的黑暗中看见了王二刀。

她说：“我屋里的刀和剪子都锋利着呢。”

“王二刀没有吱声，但他的呼吸帮他说了话，他的呼吸跟西北风一样急促。”

女萝返身进了灶房。

她从菜板上拿起菜刀，然后用拇指试了试锋刃，她满意了。

她将菜刀举在手里，她迎着王二刀走过去，她平静地说：“你看，这刀明晃晃的，切肉跟切豆腐

<<秧歌>>

一样容易。
”

<<秧歌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她的意境特别美好，这种美好，我觉得是先天生成。

她好像直接从自然里面走出来……好像天生就知道什么东西应该写进小说。

——王安忆 一支温度适宜的气温表常年挂在迟子建心中，因此她的小说有一种非常宜人的体温……即使对迎面拂过的风，迟子建也充满感念之情。

——苏童 作品中最具油画色彩、浓郁生活气氛及地域特色的作家，我心目中仰慕的有两位，恰好都出自东北，并且都是女性：萧红和迟子建。

从笔法的成熟和现代来讲，迟子建已经在雪地和荒原上远远走过了萧红。

——刘震云

<<秧歌>>

编辑推荐

“迟子建中篇小说集”五卷本全面结集了迟子建20多年创作历程中最精华的25个中篇。分别为《原始风景》《秧歌》《逆行精灵》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《起舞》，除了收录同名的中篇外，还包含《北极村童话》《没有夏天了》《草地上的云朵》《香坊》《旧时代的磨房》《向着白夜旅行》《日落碗窑》《青草如歌的正午》《鸭如花》《踏着月光的行版》《草原》等20篇，全面呈现了迟子建最擅长的中篇创作历程。

本辑含《秧歌》（1991）、《香坊》（1993）、《旧时代的磨房》（1991）、《东窗》（1992）、《五丈寺庙会》（2000）等五个中篇。内容上可归为故土小说、民俗小说。

<<秧歌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